

泱泱水气 满目烟波

——谈汪曾祺“高邮故事”中水的意象

□ 夏 希

少年囊笔走天涯，
赢得人称小说家。
怪底篇篇都是水，
只因家住在高沙。
注：高邮旧亦称高沙

这是汪曾祺《回乡杂咏》的开篇之作《水乡》。

回忆故乡，亲近本源，汪曾祺创作的题材选择最多的仍是高邮，他以故乡高邮为背景的“高邮故事”代表了他小说的最高成就。

高邮是水乡，生长在水乡的汪曾祺，满目烟波，水影响了他的性格，也影响了他的作品风格。“高邮故事”里处处见水，“即使没有写到水，也有水的感觉”，水成了汪曾祺“高邮故事”的核心意象。班固在《汉书·地理志》中说：“凡民函五常之性，而其刚柔缓急，音声不同，系水土之风气，故谓之风；好恶取舍，动静亡常，随君上之情欲，故谓之俗。”地理环境，自然条件，社会文化是形成风俗的主要依据，高邮之水必然影响高邮人的气质，无论是小说的人

物还是小说的作者。

水是人类的生命之源，是最有意味的原型意象。老子曰：“上善若水”，论语曰：“智者乐水”，美国学者威尔赖特在《原型性的象征》中说：“水这个原型象征，其普遍来自于它的复合的特征：水既是洁净的媒介，又是生命的维持者。因而水既象征着纯洁，又象征着生命。”

“水”是高邮人物的生存环境，也是高邮故事的小说背景，“篇篇是水”成了“高邮故事”的第一特征，“大泽是一片大水”出现在汪曾祺早期的小说《鸡鸭名家》，“这是个很动人的地方，风景人物皆有佳处”。“露水好大。小轮船的跳板湿了。”一男一女，露水夫妻的悲剧故事演化成汪曾祺后期小说《露水》。名篇《大泽记事》水气氤氲：“春初水暖，沙洲上冒出很多紫红色的芦芽和灰绿色的菱蒿，很快就成一片翠绿了。”“菱蒿下面有一条注释‘菱蒿是生于水边的野草，粗如笔管，有节，生长狭长的小叶，初生二寸来高，叫做‘菱蒿薹子’，加肉炒食极清香。”注文中的“极清香”却颇有讲究，汪曾祺所谓“清香”“即食时如坐在

河边闻到新涨的春水的气味。”可见高邮故事“篇篇是水”，是实话，并非故作玄言。

“曾经沧海难为水”，身在水乡，汪曾祺见的水太多了。他的“淡”是外表，“淡化主题”“淡化人物”“淡化情节”甚而“淡化政治”，而深层的含藏是“浓化”。他把源远流长的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中水的意蕴“化”了，把西方文化中水的意蕴“化”了，把几十年人生中的惊涛骇浪“化”了，“把热腾腾的生活熟悉得像童年往事一样，生活和作者的感情都经过反复的积淀，除净火气，特别是除净感伤主义，这样才能形成小说。”汪曾祺对高邮之水一往情深，把自己的生命溶入高邮的水中，高邮之水浸透了他的生命哲学，高邮之水成了汪曾祺的生命形式，“高邮故事”蒸腾的泱泱水气就是汪曾祺淋漓的生命元气。回忆“化”为了小说，“化”成了他的“高邮故事”，体现出水的复合性、包容性的特征。他说：“我的作品不是悲剧。我的作品缺乏崇高的、悲壮的美。

我所追求的不是深刻，而是和谐。”他的小说真的不悲壮不深刻吗？就像《露水》中的那对露水夫妻，他们萍水相逢，同在扬州到高邮的一条船上卖唱，女的唱的是名妓莲英的“你把那冤枉事对我来讲……”。他们同病相怜凑成成家，男的买了胡琴为女的吊嗓，让嗓子“出来”，高亮打远，有味。生活刚刚好转，一起过了一个月，男的得了绞肠痧，折腾一夜，死了。女的为男的创坟，戴孝，把纸钱一张张投进火里。

火苗冒得老高。

她把那把胡琴丢进火里。

首先发出爆裂的声音的是蛇皮，接着毕卜一声炸开的是琴筒，然后是担子，最后轱辘也烧着了。

女的拍着坟土，大哭起来：

“我和你是露水夫妻，原也不想一篙子扎到底。可是你就这么走了！”

……

她放开声音号啕大哭，直哭得天昏地暗，树上的乌鸦都惊飞了。

第二天，她还是在轮船上卖唱，唱“你把那冤枉事对我来讲……”

欲哭无泪，悲凉锥心，别人的冤枉，自家的冤枉，重重压来，汪曾祺师承从文“贴到人物写”的真传，“冤枉”二字，看似淡淡一笔，却透纸背，字字千钧，水面看似波澜不惊，水下潜流汹涌澎湃，一滴露

水，折射人间苦辛，能说是淡化？

汪曾祺经常说他的小说不是土气，是泱泱水气，他忌讳土气实则上是对土气的不屑，他追求的是“洋气”，一种溶入现代气息的洋气，他的水的意象中奔涌着自由、开放，一种最具现代意识的“洋气”，超越狭隘地域性的洋气，他把平淡和奇崛结合，把西方的意识流，电影的蒙太奇等技法拿来，既传统又现代，既有中国特色，又和世界接轨，把小说的艺术提到了一个新的境界，把高邮水的意象溶入世界艺术的大海，让高邮水的意象回响世界艺术的海声。

夏希 遵义师范学院中文系教师，2009年毕业于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，文学硕士。硕士论文《以故溶新 化俗为雅——论汪曾祺的“高邮故事”》入选中国知网《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特刊》。



文人气质的“汪味”画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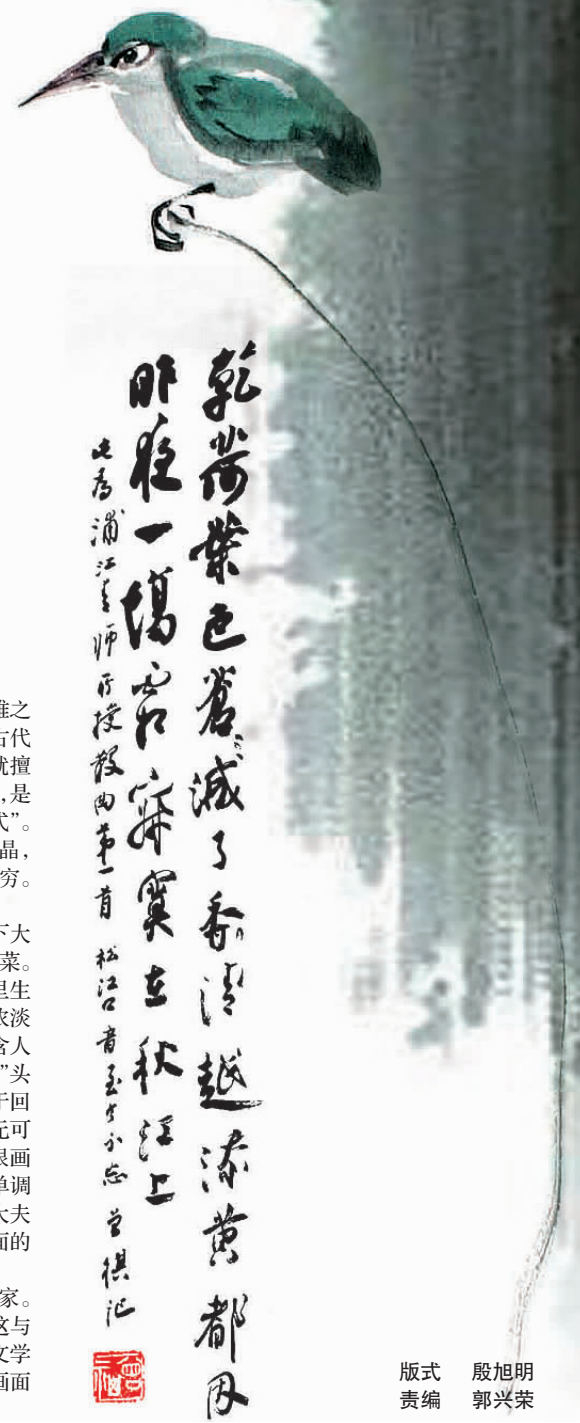
□ 房 林

论画，彼此有很多共同语言。他认为与自己有深入交往并让自己佩服的文人汪老算一个，溢美之辞溢于言表。让吴冠中看介绍说好的文人并不多，但说起汪老他却毫不吝惜笔墨。

汪曾祺画的最大特点是“汪味”。其“味”一在真情，他的画是有所感而发，由情而动，从不无病呻吟。如粉碎“四人帮”后，因是“沙家浜”编剧，说他投草江青，将他“挂”了二年，交代问题，在家里喝酒骂人。为证明清白，还天晚上乱涂乱画，画八大山人（注：清初画僧）的老鹰，怪鸟，题上“八大山人无此霸悍”。用画画排遣心中郁闷，令人感伤。又如1984年4月画《春城无处不飞花》，刚刚改革开放，国家到处生机勃勃，他个人历史问题得到解决，文学创作如同井喷，佳作迭出。画中绿叶枝条随清风飘动，且歌且舞，粉红的花海漫天飞扬，真让人激情荡漾。画面以冷暖色调对比使画面具有生命的活力与内在的张力。用浪漫的艺术手法通过点、线、面使画面繁简适当、疏密有致、动态婀娜，虚实相间，构图看似无意，实则又很严谨，不失法度，直让人如痴如醉，有如神来之笔。

著名已故绘画大师吴冠中是汪曾祺好友，在接受央视艺术访谈时，特地谈到汪老，对汪老的书画评价颇高。他俩常在一起谈书

画，彼此有很多共同语言。他认为与自己有深入交往并让自己佩服的文人汪老算一个，溢美之辞溢于言表。让吴冠中看介绍说好的文人并不多，但说起汪老他却毫不吝惜笔墨。汪曾祺画的最大特点是“汪味”。其“味”一在真情，他的画是有所感而发，由情而动，从不无病呻吟。如粉碎“四人帮”后，因是“沙家浜”编剧，说他投草江青，将他“挂”了二年，交代问题，在家里喝酒骂人。为证明清白，还天晚上乱涂乱画，画八大山人（注：清初画僧）的老鹰，怪鸟，题上“八大山人无此霸悍”。用画画排遣心中郁闷，令人感伤。又如1984年4月画《春城无处不飞花》，刚刚改革开放，国家到处生机勃勃，他个人历史问题得到解决，文学创作如同井喷，佳作迭出。画中绿叶枝条随清风飘动，且歌且舞，粉红的花海漫天飞扬，真让人激情荡漾。画面以冷暖色调对比使画面具有生命的活力与内在的张力。用浪漫的艺术手法通过点、线、面使画面繁简适当、疏密有致、动态婀娜，虚实相间，构图看似无意，实则又很严谨，不失法度，直让人如痴如醉，有如神来之笔。其“味”二在简约，简约不是简单意义的概括，汪老用很少的笔墨表现丰富的画面，尤显得虚和冲融，淡泊萧疏。他画的花草、虫鱼、蔬菜水果都言简意赅，从不啰嗦赘述。这是继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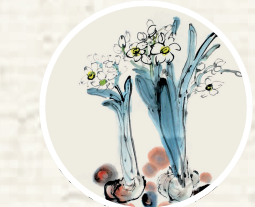
杜海讲述 汪老三件亲笔函背后的故事

5月3日，扬州市作协主席杜海分别以扬州文联、扬州作协和先师陈午楼的名义，向汪曾祺研究会捐赠了三件汪曾祺的亲笔函。其中，一件是手稿，两件为信件。手稿为汪曾祺所写的《说“怪”》，从未收录在任何汪曾祺的文集之中。而两封亲笔信件，也从未公开过。

市文广新局局长、文联主席黄平由衷地说，高邮正在筹建汪曾祺纪念馆，这三件亲笔函，将成纪念馆的“镇馆之宝”。汪曾祺研究会秘书长陈其昌也表示，必须感谢杜海先生！杜海捐赠的这些藏品，对研究汪曾祺具有重要价值。

第一件亲笔函，是汪曾祺写的一篇散文，名为《说“怪”》。杜海回忆说，1986年10月下旬，他听说汪曾祺和好友林斤澜来到南京，便搭了当晚最后一列班车前往南京拜访，可当天没有遇到汪曾祺。第二天，得知汪曾祺前往玄武湖游览，一大早，杜海就进入公园寻找。因为公园很大，遍寻不着，内心非常焦急。忽然，他听到有人正用京腔京调攀谈，杜海一看，正是汪曾祺等人。

结束南京之行后，汪曾祺等人就来到扬州，和扬州的作家们进行了一次热烈的座谈会。杜海就坐在汪曾祺身边，听他即兴讲述。回到家乡，汪曾祺的兴致很高，从扬州酱菜到扬州八怪，再到文学创作，让文学青年们听得非常过瘾。



我写过一篇小说《金冬心》，对这位公认为扬州八怪里的一号人物颇有微词。我觉得这是一个装模作样，矫情欺世，似欲达而实精明的人。这大概有一点受了周作人的影响。我认为他的清高实际上是卖给盐商的古典器上的铜绿，这一点大概也不错。我不喜欢他的卢仝体的怪诗。但那篇《金冬心》只是小说，不是对金冬心的全面评价。我对金冬心的另一面是非常喜欢的。我对他的从“天发神讎碑”变出来的美术字势的四方的楷字和横宽细部的隶书是很喜欢的。对他的“疏能走马，密不容针”的梅花，也是很喜欢的。我在故宫博物院见过他画的一个扇面，万顷荷花，只是用笔横点了数不清的绿色的点子，竖点了数不清的漆红的点子，

荷叶荷花，皆不成形，而境界阔大，印象真切。我当时叹服：这真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！我不想评定金冬心，只是想说说什么“怪”。

很简单，怪就是充分表现个性，别出心裁，有独创性。我希望扬州的写小说的同志能够继承八怪传统的这一方面，尽量和别人不一样。扬州有一位大文作家，汪中。对汪容甫的文章，有不少人有极精到的见解。我很欣赏章太炎的评语，他说汪容甫的散文“起止自在，无首尾呼应之式”（大意）。呼应，是小说的起码的要求。打破呼应，是更高的要求。小说不应有“式”——模式。

一九八六年十月二十八日 扬州

说“怪”

□ 汪曾祺